

·目录学·

稿本《复初斋文稿》所收四库提要非翁方纲撰考

江 庆 柏

内容摘要:翁方纲手稿本《复初斋文稿》中有 30 余篇四库提要。这是翁方纲抄录的文渊阁本、文溯阁本书前提要,不是翁方纲所撰的原始分纂稿。翁方纲曾补四库全书纂修官,入翰林院修书,撰写四库提要分纂稿。在供事四库馆五年期满后,又奉旨充任文渊阁校理,并参与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复校。翁方纲利用这个机会,抄录了上述提要。本文根据提要文句的相同相异关系,来求证翁方纲抄写稿与各库本提要的关系。这部分提要来源的廓清,有助于了解翁氏所撰提要稿乃至翁氏文稿的真实情况,有助于《四库全书》各库本及各库本提要之间关系的研究,也有助于四库提要流传途径的研究。

关键词:翁方纲 《复初斋文稿》 四库提要

张升先生编《〈四库全书〉提要稿辑存》^①,是研究四库提要的重要文献,其中所辑翁方纲提要稿,原收录在 1974 年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出版的翁方纲手稿本《复初斋文稿》^②中。关于这部分提要,张升先生在《辑存》“前言”中是这样说的:“本辑刊所收之翁方纲提要稿……均不见载于《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③,正可与《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相补充、参证。”并进一步肯定:“《复初斋文集》中所收的若干篇提要稿,与《总目》提要非常接近甚至完全相同,应为翁氏自己修定的进呈稿。”^④张升先生认为这是翁方纲所撰提要佚文,因将其辑出,收入所编《〈四库全书〉提要稿辑存》第 5 册(以下简称《辑存》)中。在此

①张升编:《〈四库全书〉提要稿辑存》,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年。

②此书名,文海出版社影印本题作“翁方纲文集”,翁氏手稿本文集各册封面均题“复初斋文稿”。

③吴格整理:《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年。

④张升编:《〈四库全书〉提要稿辑存》第 1 册,第 9 页。

之前,也有学者认为这是翁方纲乾隆五十五年所撰的提要^①。

然而我们经过与其他四库提要的比较,认为《辑存》所收录的这部分提要(以下简称“文稿本提要”)并不是翁方纲自己修定的进呈稿,而是翁氏抄录的文渊阁、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为说明问题,本文首先介绍一下“文稿本提要”的基本情形,然后从内容上作一分析。

一、“文稿本提要”的基本情形

《辑存》第五册收录的“文稿本提要”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从第301页到第303页。此收录南唐徐锴撰《说文系传》、清汪宪撰《说文系传考异》两部书的提要。这两篇提要见于影印翁方纲手稿本《复初斋文稿》五(第1149、1150页)。

第二部分从305页到第316页第三行。这一部分都是札记,没有完整的提要。

第三部分从第316页第四行开始一直到第349页。这一部分涉及31部书。其中《读礼通考》、《乾道临安志》两部书只是札记,未抄录提要,因此实存29篇提要。部分提要后面附有礼记。第二、第三部分札记、提要均收录于影印翁方纲手稿本《复初斋文稿》十一(第2239-2263、2284-2297、2301-2305页)。

从形式上看,“文稿本提要”抄写非常规整,大都几乎没有改动,这与现存翁方纲手稿本分纂稿的一般情形不合^②。再如南唐徐锴撰《说文系传》提要抄写稿纸书口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字样,这也是翁方纲单行本提要所不见的。又《切韵指掌图》提要云:“光有《温公易说》,已著录。”(《辑存》五336^③)这也不是翁方纲分纂稿的体例,而是库本提要、《总目》的体例。这些都清楚地说明这部分提要不是翁方纲的原始分纂稿。

二、“文稿本提要”内容分析

当然要说明“文稿本提要”是不是翁方纲自己所撰,还应该主要从内容上来讨论。以下主要以“文稿本提要”与文渊阁、文溯阁提要作比较,适当参照文津阁提要。先看第一部分所录的两篇提要。

南唐徐锴撰《说文系传》(301)，“文稿本提要”与文渊阁提要相同，与文溯阁提要差异较大。汪宪撰《说文系传考异》(302)，“文稿本提要”与文渊阁、文溯阁本提要相比，内容上虽有删略，但基本因素相同。不过有几处地方值

①刘远游《〈四库全书〉卷首提要的原文和撤换》谓：“翁方纲拟于乾隆五十五年的稿子，绝对不是初稿。”其注释云：“见《复初斋文稿》第十一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本。”（《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第96页）

②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刘远游先生认为这“绝对不是初稿”。

③以下为简省，凡见于《〈四库全书〉提要稿辑存》第5册中的提要，均在书名后直接括注页码。

得注意。如“文稿本提要”云：“好事者秘相传写。”文渊阁提要同，文溯阁提要无“者”字^①。又如云：“洪适《隶释》载汉石经《论语》碑，末有‘而在于萧牆之内，盍包毛周无于’一行。”“牆”字，文渊阁提要同，文溯阁提要作“墙”。“牆”通“墙”，字义无别，但字形上书写不同。“包毛周”三字，文渊阁提要同，文溯阁提要作“毛包周”。查《隶释》卷十四所载及顾炎武《石经考》、万斯同《石经考》所引，正作“牆”、“包毛周”，是文渊阁提要不误，而文溯阁提要为非。“文稿本提要”也有与文渊阁提要不同而与文溯阁提要相同的，如“旁参所引诸书”，文渊阁提要作“旁证所引诸书”，而文溯阁提要与“文稿本提要”同。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因此从总体上看，“文稿本提要”的第一部分与文渊阁提要是最接近的。

“文稿本提要”第二部分因仅为札记，难以讨论。下面讨论第三部分所录提要。

这一部分中，清盛世佐撰《仪礼集编》（319）、宋朱熹撰《仪礼经传通解》（320）、《东观汉记》（346）、宋张有撰《复古编》（336）、宋郭忠恕撰《汗简》（341）、辽僧行均撰《龙龕手鑑》（345），“文稿本提要”与各提要基本相同，或仅少量文字因抄写而错讹；唐成伯玙撰《毛诗指说》（319）、清周靖撰《篆隶考异》（332），“文稿本提要”较为简略，就所录部分看，与文渊阁提要、文溯阁、文津阁提要基本相同；旧本题汉孔安国传《书正义》（318），与《总目》相同，与各阁本提要都不同。这些书（除《书正义》）的“文稿本提要”难以直接判断究竟和哪一种库本提要有关系，但根据这一部分提要的总体情况并不难推断。

宋孙奭撰《孟子音义》（331）、元杨恒撰《六书统》（332）、不署撰人名氏撰《广韵》（333）、题丁度等撰《集韵》（334）、梁顾野王撰《玉篇》（335）、宋毛晃增注毛居正校勘重增《增修互注礼部韵略》（339）、宋戴侗撰《六书故》（342）、《逸周书》（346）等篇提要的基本情况是，“文稿本提要”、文溯阁提要（有时还包括文津阁提要）与文渊阁提要相比，有大量删节。有的提要删节的篇幅还不小。如《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少了176字，《集韵》少了180字，《孟子音义》少了268字。也有的是缺少了文渊阁提要最后面的一部分文字。如《广韵》少了文渊阁提要最后的155字；《玉篇》“文稿本提要”共447字，少了文渊阁提要的后半部分474字，删除的部分比保存的还多。《逸周书》“文稿本提要”与文溯阁提要相同，文渊阁与文津阁提要相同。从字数看，文溯阁提要为437字，文渊阁提要为786字。文溯阁提要缺少了后者所引的大量例证。

简省后的提要，“文稿本提要”与文溯阁提要基本一致，而与文渊阁提要

^①《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年，第197页。

不同。如《六书统》，文渊阁提要云：

数变之后，纷如乱丝。于是一指事也，有直指其事，有以形指形，有以意指意，有以意指形，有以注指形，有以注指意，有以声指形，有以声指意。一假借也，有声义兼借，有借声不借义，有借义不借声，有借谐声兼义，有借谐声，有借近声兼义，有借近声，有借谐近声兼义，有借谐近声，有因借而借，有因省而借，有借同形，有借同体，有非借而借。辗转迷瞽，不可究诘。盖许慎《说文》为六书之祖，如作分隶、行草，必以篆法绳之，势必格阂而难行；如作篆书，则九千字者为高曾之矩矱矣。桓必欲循而改错，其支离破碎，不足怪也。以六书论之，其书本不足取。

“文稿本提要”、文溯阁提要都缺少划线部分。

此外，宋杨复撰《仪礼图》（319）、宋叶梦得撰《春秋考》（329）、宋郭忠恕撰《佩觿》（342），“文稿本提要”与文溯阁提要相同或基本相同，与文渊阁提要差异也较大。

以上这些书提要相互之间的关系比较清楚，可以看到“文稿本提要”与文溯阁提要最为切近，所以无须多加讨论。以下看一下其他各篇提要的情况。

毛奇龄撰《古文尚书冤词》（316），“文稿本提要”与文溯阁、文津阁提要相同，而与文渊阁书前提要相差很大。如：“奇龄持论与朱子相反，又与若璩争名相诟，故作此书以难之。”又如：“且先云古文不传，而后云始得安国之传，知古文与传俱出，非经自经、传自传矣。奇龄安得离析其文以就已说乎？”这些文字都仅见于文溯阁、文津阁书前提要^①，不见于文渊阁书前提要。有些内容虽也见于文渊阁提要，但文字上也有差异，如云：“知孔《传》《禹贡》篇内有东汉已后地名，必不可掩。”文渊阁书前提要作：“知孔安国《传》中有安国以后地名，必不可掩。”差异明显。这说明“文稿本提要”与文溯阁、文津阁提要有着渊源关系，而和文渊阁提要则没有任何关系。

晋杜预撰《春秋释例》十五卷（321），“文稿本提要”与文渊阁、文溯阁提要的文字差异之处见后“比较表”。其更大的差异还在于如下。文渊阁提要云：

非《公》、《谷》二家穿凿月日者比。摯虞谓：“左邱明为本《春秋》作传，而《左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说，而所发明，何但《左传》，故亦孤行”。案，“故”字文义未明，疑为“当”字之讹，以《晋书》原本如是，姑仍其旧文。

良非虚美。且《永乐大典》所载，犹宋时古本。

“文稿本提要”中间缺少划线部分的文字。文溯阁提要与“文稿本提要”相同。文津阁提要则与“文稿本提要”差距甚大。

清顾栋高撰《大事表》（329）提要，文渊阁本与文溯阁本差异很大，主要是文溯阁本文字大为简省。“文稿本提要”则比文溯阁提要还要简省，但从一

^①《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第72页。《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商务印书馆，2006年，经部，第183页。

些细微处,仍可看到其与文溯阁提要关系为近。如此书书名,“文稿本提要”作《大事表》五十卷《附录》一卷《舆图》一卷《偶笔》一卷,与文溯阁提要顺序同,文渊阁提要则《偶笔》一卷在《舆图》一卷之前,文津阁提要则《舆图》一卷在《附录》一卷之前。

宋陈彭年、邱雍等奉敕撰《广韵》(330),亦称《重修广韵》。“文稿本提要”与文溯阁提要相同,与文渊阁提要有差异。如:“朱彝尊《曝书亭集》有为士俊所作序,力斥刘渊《韵》合‘殷’于‘文’、合‘隐’于‘吻’、合‘焮’于‘问’之非。”文渊阁提要则作:“朱彝尊序之,力斥刘渊《韵》合‘殷’于‘文’、合‘隐’于‘吻’、合‘焮’于‘问’之非。”又如:“潘耒《遂初堂集》亦有此书序,极以注文繁复为可贵。”文渊阁提要作:“潘耒序乃以注文繁复为可贵。”这几处差异,使我们看到“文稿本提要”与文溯阁提要存在着渊源关系,而与文渊阁提要则无直接联系。

宋吴棫《韵补》(338),为说明问题,先将文渊阁提要的相关部分抄录如下:

考《诗集传》,如《行露》篇二“家”字,一音“谷”,一音“五红反”;《驹虞》篇二“虞”字,一音“牙”,一音“五红反”;《汉广》篇“广”音“古旷反”,“泳”音“于诳反”;《绿衣》篇“风”音“为愔反”之类,为此书所无者不可殫举。《兔置》篇“仇”音“渠之反”,以与“逵”叶。此书乃据《韩诗》“逵”作“𨾏”,音“渠尤反”,以与“仇”叶。显相背者亦不一。又,《朱子语录》称棫音务为蒙,音严为庄。此书有“务”而无“严”。周密《齐东野语》称朱子用棫之说,以艰音巾,替音天。此书有“艰”而无“替”,则朱子所据非此书明甚。盖棫音《诗》、音《楚辞》皆据其本文推求古读,尚能互相比较,彙得大凡,故朱子有取焉。此书则泛取旁搜,无所持择,所引书五十种中,下逮欧阳修、苏轼、苏辙诸作与张商英之伪《三略》,旁及《黄庭经》、《道藏》诸歌,故参错冗杂,漫无体例。至于韵部之上平注文、殷、元、魂、痕通真,寒、桓、删、山通先。下平忽注侵通真,覃、谈、咸、衔通先,盐、沾、严、凡通删。上声又注梗、耿、静、迥、拯等六韵通轸,寢亦通轸;感、敢、琰、忝、赚、檻、俨、范通铣。去声又注问、焮通震,而愿、恩、憾自为一部;谏、祠通霰,而翰、换自为一部;勘、阌通翰,艳、栝、敛通霰,陷、览、梵通谏,割为三部。入声又注勿、迄、职、德、缉通质,为一部;曷、末、黠、戛、屑、薛、叶、帖、业、乏通月,为一部。颠倒错乱,皆亘古所无之臆说。世儒不察,乃执此书以诬朱子,其悞殊甚。然自宋以来,著一书以明古音者,实自棫始,而程迥之《韵式》继之。迥书以三声通用、双声互转为说,所见较棫差的,今已不传。棫书虽抵牾百端,而后来言古音者皆从此而推闡加密。故辟其谬而仍存之,以不没筌路縵缕之功焉。

上述引文“文稿本提要”删去了划线部分,有的地方为了上下文的连贯,还稍作了补充。如“文稿本提要”首句作:“考《诗集传》中音切为此书所无者不可

殚举”，即在省略了文渊阁提要所列举的具体例证的情况下，用“中音切”三字将前后文联系起来。这说明这一省略完全是有意意识的。“文稿本提要”这一篇与文溯阁提要完全相同。

宋丁度撰《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340)，“文稿本提要”云：“此书为宋代官韵，行之最久，然收字颇狭。”文渊阁提要作：“考曾慥《类说》引《古今词话》曰：真宗朝试《天德清明赋》，有闽士破题云：‘天道如何，仰之弥高。’会试官亦闽人，遂中选。是宋初程试用韵尚漫无章程。自景祐以后，敕撰此书，始著为令式，迄南宋之末不改。然收字颇狭。”可见两者差异之大。其他差异多类此。文溯阁、文津阁提要则同“文稿本提要”。有些讹误，“文稿本提要”与文溯阁、文津阁提要也相同，如文溯阁提要云：“末附《贡举条式》一卷，凡五十三页。所载上起元丰五年，下至绍兴五年。”文渊阁提要作：“末附《贡举条式》一卷，凡五十三页。所载上起元祐五年，下至绍熙五年。”按《贡举条式》云“元祐五年七月初十日酉时准都省送下当月九日敕中书省、尚书省送到礼部状”，又云“绍熙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已降指挥节文”，是文溯阁提要有误。“文稿本提要”等所记起讫时间与文溯阁提要一样有误。

从这些例证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各提要中“文稿本提要”与文溯阁提要的关系最密切。前面曾提到翁方纲所录第三部分提要中如清盛世佐撰《仪礼集编》(319)等，难以直接判断究竟和哪一种库本提要有关系。我们根据这一部分提要的总体情况，可以推断也应与文溯阁提要有关。

为理清眉目，我们再将“文稿本提要”第三部分中部分提要的文字差异列作下表：

书 名	文稿本提要	文渊阁提要	文溯阁提要	文津阁提要
仪礼图	所设所陈	— ^①	同文稿本提要	所位所陈
仪礼集编	其士冠、士相见、丧服等编	其士冠、士相见、丧服等篇	同文稿本提要	同文渊阁提要
仪礼经传通解	虽不免割裂古经	虽不免割裂古义	同文稿本提要	同文稿本提要
	亦考礼者所不可废也	亦考礼者所不废也	同文稿本提要	同文稿本提要
春秋释例	馀亦多有脱文	馀亦多有阙文	同文稿本提要	同文稿本提要
	厘为四十七篇	厘为二十七篇	同文稿本提要	同文稿本提要
	非公、谷二家穿凿日月者比	非公、谷二家穿凿月日者比	同文稿本提要	缺文
	近刻《左传》本前则曰十一月	近刻《左传》本前则曰十有一月	同文稿本提要	缺文

①凡库本提要与“文稿本提要”差异较大、无从对比者，用“—”表示。

(续表)

书 名	文稿本提要	文渊阁提要	文溯阁提要	文津阁提要
重修广韵	建炎以后重刊本	建炎以后重刊	同文稿本提要	同文稿本提要
	鸟兽、虫鱼,备载其间	禽兽、虫鱼,备载其间	同文稿本提要	同文稿本提要
	便于剽剽	便于剽剽	同文稿本提要	同文稿本提要
原本广韵	明代内府刊本	明代内府刊板	同文稿本提要	同文渊阁提要
	匡字纽下十二字皆阙一笔	同文稿本提要	匡字纽下十三字皆阙一笔	同文稿本提要
	中皆显列其名氏	中皆列其名氏	同文稿本提要	同文稿本提要
	此本当即三家之一	此本盖即三家之一	同文稿本提要	同文稿本提要
	故彭年等之本	故彭年等所定之本	同文稿本提要	同文稿本提要
	明先有此本	明先有此《广韵》	同文稿本提要	同文稿本提要
玉篇	彭年等进书称	彭年等进书表称	同文稿本提要	同文稿本提要
	其敕牒后所列字数	其敕牒所列字数	同文稿本提要	同文稿本提要
	则亦重修本	则亦重修本矣	同文稿本提要	同文稿本提要
	彝尊乃谓胜于今大广益本	彝尊序乃谓胜于今行大广益会本	彝尊序乃谓胜于今大广益本	彝尊乃谓胜于今行大广益本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	各著名以别之	各署名以别之	同文稿本提要	同文渊阁提要
六书故	小学家尽变《说文》之部分,实自侗始	尽变《说文》之部分,实自侗始	同文稿本提要	同文稿本提要
	其注既用今文	其注既用隶书	同文稿本提要	同文稿本提要
龙龕手鑑	传入列国者法皆死	传入别国者法皆死	同文稿本提要	同文渊阁提要
逸周书	汲郡人所得竹书	汲郡人不准所得竹书	同文稿本提要	同文渊阁提要
	《书录解题》凡七十篇	《书录解题》称凡七十篇	同文稿本提要	同文渊阁提要
	以示刘显,识为孔子删书之余	以示刘显,显识为孔子删书之余	同文稿本提要	同文渊阁提要

三、“文稿本提要”为翁方纲所辑库本提要

以上分析了翁方纲“文稿本提要”与库本提要的关系。从以上分析可知,

“文稿本提要”的第一部分基本与文渊阁提要相同,而第三部分则主要与文溯阁提要相同。当然我们也发现“文稿本提要”的第一部分也有与文溯阁提要不同的,第三部分也有与文溯阁提要不同的。如第三部分宋司马光撰《切韵指掌图》(336)这一篇“文稿本提要”与文渊阁提要、文溯阁提要的关系就颇为奇特。“文稿本提要”开首云:“《切韵指掌图》三卷,宋司马光撰。其《检例》一卷,则明邵光祖所补正也。”这一句与文溯阁提要相同,与文渊阁提要不同。“文稿本提要”又云:“千、官为开合韵之首。”也与文溯阁提要相同,文渊阁提要则作:“干、官为开合韵之首。”“千”、“干”形近,极易抄错。但“文稿本提要”中,“千”字抄写得非常清楚,与“干”字形完全不同。但其下提要之文经核对,文渊阁提要与文溯阁提要有三处异文。文渊阁提要云:“其法兼疑、泥、群、明等十母,此独举目^①、泥、匣、喻二母^②,亦为不备。”又云:“《隋书》仅有十四音之说。”又云:“《玉篇》后载神珙一图。”文溯阁提要分别作:“又其法兼疑、泥、孃、明等十母,此独举目、泥、孃、匣、喻五母,亦为不备。”“《隋书》仅有十四韵之说。”“《玉篇》后载神珙二图。”这三处地方“文稿本提要”恰好都与文溯阁提要相同。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暂时还无法解释。

不过这种情况为数极少,我们认为不影响我们以上得出的“文稿本提要”的第一部分与文渊阁提要相同、第三部分与文溯阁提要相同的结论。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文稿本提要”第三部分中如《仪礼集编》等提要与各库本提要都相同或基本相同,我们也仍然可以根据这一部分提要的整体情况认为是与文溯阁提要有关的。问题是,究竟是文渊阁、文溯阁提要抄录了翁方纲分纂稿,还是翁方纲抄录了文渊阁、文溯阁提要呢?或者说“文稿本提要”是“翁氏自己修定的进呈稿”(前引张升语),还是翁氏抄录的提要稿?

我们认为是翁方纲抄录的提要稿,而不是相反。具体说,“文稿本提要”第一部分的两篇提要是翁方纲从文渊阁提要中抄录的,第三部分主要是翁方纲从文溯阁提要中抄录的。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文稿本提要”与库本提要的关系与翁方纲的任职情况完全一致;收录“文稿本提要”的翁氏文稿也证实了这一点。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翁方纲“奉旨充文渊阁校理”^③。文渊阁校理分掌阁藏《四库全书》的注册、点验之事^④。此年翁方纲任职文渊阁,所以在其文稿中有与文渊阁提要相同的提要,而这些提要也恰好见于翁方纲手稿本《复初斋文稿》五。这册文稿封面题“庚子正月起”,并钐有“文渊阁校理印”之章(见文末附图1)。所收为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四十六年辛丑两年文稿。两篇提

①江按,“目”字为“日”字之误。

②江按,“二母”,原文如此,据此文意当为“四母”之误。

③翁方纲:《翁氏家事略记》,《乾嘉名儒年谱》第8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81页。

④《钦定历代职官表》卷二十五《文渊阁阁职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要无抄写年份,但收录在乾隆四十六年文稿中,且是“文稿五”的最后两篇,以下为《复初斋文稿》六,封面题“壬寅正月起,癸卯四月止”,即乾隆四十七年、四十八年的文稿。故推测这两篇提要最有可能抄录于乾隆四十六年末,这正是翁方纲充任文溯阁校理之时。

“文稿本提要”第三部分主要与文溯阁提要相同,是因为翁方纲参与文溯阁《四库全书》复校的缘故。《翁氏家事略记》记,乾隆五十五年四月八日,乾隆帝命翁方纲前往盛京,参加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复校。翁方纲于十六日起程,五月一日至奉天。七月一日自奉天起程回京。自五月四日至六月三十日,“详校四库书一千二十函”^①。翁方纲后来有一份更为详细的统计,谓:“内照常校改处三千一百九十四签,考订改正处四十九签,开原衔处三十六签,总共校改三千二百七十九签。”^②这些情况和我们上面所说的翁方纲“文稿本提要”第二、第三部分完全符合。且“文稿本提要”的第二、第三部分札记、提要都收录在《复初斋文稿》十一中,此册封面题“庚戌四月起”,并有“总计盛京详校几数目在此”等字样(见文末附图2)。庚戌即乾隆五十五年。可见,这一册文稿中的内容都是在盛京所写,其中有关《四库全书》的文字,都与翁氏在盛京复校《四库全书》相关。这样,这部分札记、提要的内容,与翁方纲的行事、文稿内容等就完全一致了。

翁方纲于乾隆三十八年三月由四库馆正总裁、大学士刘统勋推荐,补四库全书纂修官,入翰林院修书,至乾隆四十三年供事四库馆五年期满,改充殿试弥封官^③。实际上翁方纲第一阶段在四库馆的工作已经结束,所以有人说:“翁氏撰写此稿(引者按:指四库全书分纂稿),开始于乾隆三十八年,终止于乾隆四十三年。”^④按照一般的说法,文渊阁、文溯阁《四库全书》分别完成于乾隆四十六年、四十七年。“文稿本提要”既已见于各库本提要,其完成时间自然还应在此之前。这也从时间上说明乾隆四十六年、五十五年之时翁方纲不可能再为文渊阁、文溯阁《四库全书》撰写相关提要。张升先生之所以会认为“文稿本提要”为翁方纲所撰,可能是没有注意到这些提要所在的《复初斋文稿》封面上标注的时间及其他内容。

如翁方纲自己所记,乾隆五十五年他在盛京校书,时间很短,只有一个月多,而任务很重,因此根本没有时间重新整理自己以前所写的提要,没有可能“修定”自己的进呈稿,而且也看不出有这个必要。较为合理的解释是,翁方纲在复校图书时,顺便作了一些札记,并抄录了自己感兴趣的资料,其中包括一部分自己没有撰写的图书的提要。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这些提要稿均不见载于

①翁方纲:《翁氏家事略记》,第96、97页。

②翁方纲:《复初斋文稿》十一,第2312页。

③翁方纲:《翁氏家事略记》,第70、76页。

④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2页。

《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这个问题了。因为这些提要本来都不是翁方纲自己撰写的。

从“文稿本提要”中可以看到,其第一部分的提要与文溯阁提要差异较多,而第三部分的提要则与文渊阁提要差异较多,两者界限分明,形成鲜明对比。这说明翁方纲在何处任职,与其文集中所录提要的来源有着密切的关系。“文稿本提要”所收各书提要均见于《四库全书》中,即仅见于《四库全书总目》之“著目”,没有“存目”中的图书。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翁方纲“文稿本提要”只能是从所见《四库全书》中抄录的。

至于“文稿本提要”也有与文津阁提要相同的,我们认为这只是因为文津阁提要分别与文渊阁提要、或文溯阁提要本来就有某种联系缘故,而不是翁方纲与文津阁提要有什么联系。翁方纲与文津阁提要无直接关系,所以其文稿中的提要与文津阁提要也没有直接关系。

对“文稿本提要”与各库本提要关系的考察,有助于了解翁氏撰提要稿乃至翁氏文稿的真实情况,有助于《四库全书》各库本及各库本提要之间关系的研究,也有助于四库提要流传途径的研究。

【作者简介】江庆柏,男,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清代文献学、江苏地方文献。

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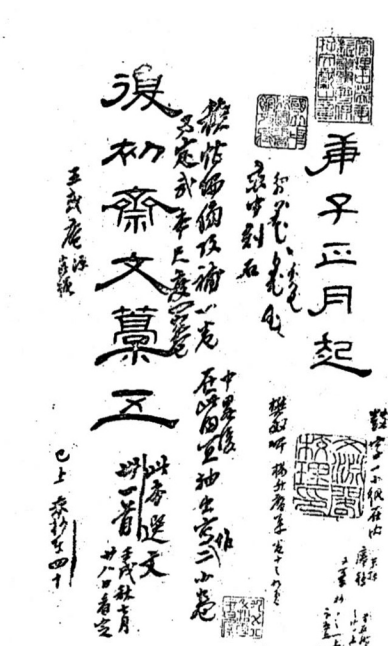


图1 “复初斋文稿五”封面书影



图2 “复初斋文稿十一”封面书影